

W

INGGU DE JIYI

Hougongye Shidai de Yingguo Huanjing yu
Dazhong Shenghuo

凝固的记忆

——后工业时代的英国环境与大众生活

米丽娟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重庆文理学院引进人才项目”资助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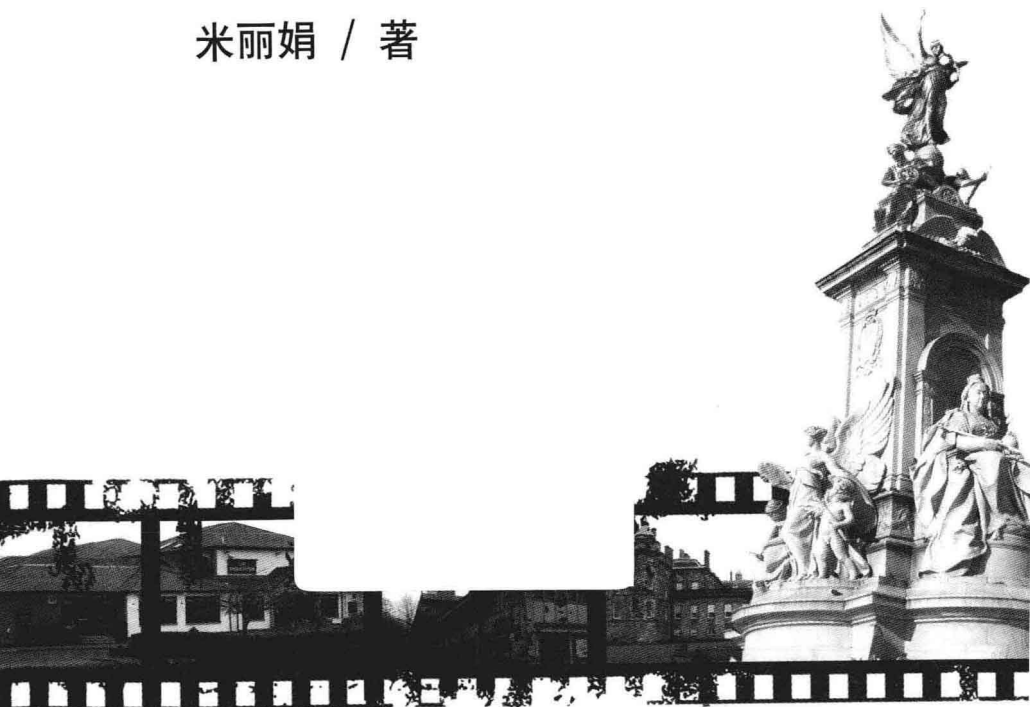
INGGU DE JIYI

Hougongye Shidai de Yingguo Huanjing yu
Dazhong Shenghuo

凝固的记忆

——后工业时代的英国环境与大众生活

米丽娟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周小诗 王 郑 徐志静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固的记忆:后工业时代的英国环境与大众生活 /
米丽娟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14-6039-9

I. ①凝… II. ①米…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147 号

书名 凝固的记忆

——后工业时代的英国环境与大众生活

著 者	米丽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039-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1.休养生息的英国	001
2.文明有序的英国	005
3.英国的社会矛盾	010
4.英国的民族纠纷	016
5.英国的社会问题	022
6.三位玛丽女王	029
7.发达的英国交通	035
8.英国的博物馆	041
9.英国的图书馆	048
10.英国的雕塑	054
11.英国的教堂和修道院	062
12.英国的城堡	092
13.英国的宫殿	105
14.英国的民居	117
15.愉快的卡迪夫之旅	129
16.米尔顿·凯恩斯：记住两位伟人	134

Contents



17. 苏格兰之行：雁过留声	142
18. 北爱尔兰：来世再约	153
19. 难解的巨石与精致的巴斯	167
20. 牛津印象	174
21. 浮光掠影看剑桥	183
22. 多姿多彩的利物浦	188
23. 历史文化名城——约克	196
24. 三顾曼彻斯特	202
25. 聚散都是缘	210
26. 印巴人在英国	216
27. 中国人在英国	222
28. 黑人在英国	230
29. 走近英国人	235
30. BBC的电视节目	243
附：访英日记精选	250

Contents



英国的确与我有缘，我姓“米”，恰似英国的国旗。英国的区号是“44”，就是以前传呼机“米”的代号。在经历了复杂冗繁的申请程序和考试培训之后，我终于盼来了这次美丽的邂逅。

1 休养生息的英国

英国在经历了血腥的资本积累和充分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之后，已经进入了悠闲的休养生息阶段，后现代的英国处处洋溢着田园牧歌的舒适气息。

从飞机上俯瞰伦敦，田畴葱茏，精心的规划使其功能区隔明显：住宅、公园、写字楼、草场、田地、湖泊、山峦等被道路和河流分割成条块，仿佛人类在地表绘制的壮美画卷。傍晚的伦敦在夕阳的余晖中浅唱低吟，火烧云染红了天际，我们驱车奔向遥远的地平线，清新的空气告

诉我伦敦再也不是传说中的雾都，明净的天空清晰地再现飞机划过的轨迹，随处可见的成片绿地和高大乔木告诉我这里为什么变得如此美丽、如此宜居。

伦敦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是闻名于世的金融、商贸、文化和政治中心，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现代化的多彩



生活相交织，古老的礼仪和发达的科技相映成趣，发达的城市交通可以让你快速高效地体验多种族杂居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盛况，难怪著名的诗人Samuel Johnson曾对伦敦作了以下注解：“当一个人会厌倦伦敦时，她即厌倦了人生。”

从希斯罗机场到我居住的Harrow社区大概半小时车程，该区地处伦敦西北部，属于伦敦近郊，高层建筑很少，映入眼帘的除了纵横交错的道路和路边传统的二三层英式民居，还有社区公园以及私家花园里常年不变的翠绿，间或杂陈的是加油站和停在住户门前的小汽车，以及方便居民和游客的大小超市。

19世纪的Harrow就已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住宅小区，在镇中心的Waterstone书店，进门左手边的角落全是关于Harrow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各类图书，有一本画册记载了它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业绩，还有一本专门介绍这里教育发展的历程。学校重视体育教育，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在Harrow中学与足球少年交谈的情形。

如今Harrow小镇有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镇中心就有三个教堂，风格迥异，分属不同教派。这里有闻名于世的Harrow公学，培养了一代名相丘吉尔。除了社区大学、中小学和幼儿园外，还有11个社区图书馆。镇中心有以安妮女王和乔治王名字命名的St. Ann 和St. George商场，有著名的Debenhams、TKmax和Next等商店，还有3D影院，咖啡馆和餐厅比比皆是。拐角处的“橡树”（Oak）咖啡馆最为热闹，门前的街道上都摆满了椅子，营业时间一直有人聚集在这里谈天说地，浓郁的咖啡味儿飘荡在整条街的空气里。这条商业街偶尔还摆满了露天的摊位，展销各地特产和英伦风味、印巴风味以及欧陆风味的美食，冬日暖阳照着慵懒的行人和慢条斯理的售货员，这幅市井风俗画虽然没有《清明上河



图》里那么繁华，却有异域特有的祥和与闲散。商业街紧邻Harrow-on-the-hill地铁站和公交车站，交通便利。

我住在Grafton Road，紧邻Harrow Recreation Ground，相当于一个大公园。围墙里是宽广的草坪，有足球场、儿童娱乐中心、网球场、羽毛球场和篮球场，草地上还有许多树，草地靠近Harrow-on-the-hill的那一侧是公共墓地。英国人生活相当悠闲，社区居民周末经常在草坪聚会，品尝各自带来的甜点和水果，圣诞期间还组织小孩装扮圣诞树，孩子们爬上树，挂上铃铛，清脆的笑声播撒在寒风中，然后在老人的引领下，人们手拉手围着树歌唱，和着阳光舞蹈。

我步行去威斯敏斯特大学的Harrow校区通常会穿过公园的大草坪和镇中心商业街，商店一般上午10点以后才开门，下午6点左右就打烩。伦敦的冬天下午4点天色渐暗，咖啡馆和酒吧闪烁着暧昧的灯光，那是享受社会低保、有钱有闲的“英国绅士”们的欢场，这种场所我是从不涉足的，即便是有人邀请。后工业时代的英国以旅游业、服务业为经济支柱，曾经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市现在已平稳地喘息着，重污染的企业在英



Harrow Recreation Ground

国本土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估计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英联邦其他国家、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英国的空气中几乎没有灰尘，绝少噪音，雨水都是干净的，洗过的衣服晾在室外也不怕淋雨，相当于再清洗一遍。英国本着先用他国资源的理念，本土的资源保护得很好，所以从英格兰到苏格兰，从威尔士到北爱尔兰，基本上没有水土流失，没有山体裸露。苏格兰高地连绵不绝的低矮山坡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却看不到人开采的痕迹，高处白雪覆盖，低处绿草如茵，完全是一幅原生态的景象。威尔士北部山谷也同样富含矿产资源，曾经支撑了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经济，但如今同样穿上了绿装。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作为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如今港区水体清澈，码头设施被改造成了娱乐休闲场所，看不到丝毫煤炭的痕迹，如果不是那些废弃的泊位，你绝不会想到它曾经的“辉煌”。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物浦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市也顺利完成转型，再也没有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也没有繁忙的货物运输，有的厂房被改造成了博物馆，有的门窗紧闭，玻璃破损，闲置已久，墙上还长出了青苔。有专家说，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经济带相当于中国的长三角。但我感觉它没有今天的长三角那么火热，显得非常平静安闲，街上行人稀少，人们从容地在咖啡馆里享受生活，在图书馆里交流思想，在博物馆里认识科学，激发创造发明的灵感，或者在车里饱览风光，放飞心情。

英国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这样的环境会让人淡定、从容、平静、娴雅，让人思考前世今生，让人摒弃恩怨情仇，让人远离沉浮得失，也可以让人什么都不想，享受这份单纯的宁静，真正体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2 文明有序的英国

伊丽莎白二世名义上是英联邦组织的元首，实质上她只是团结和统一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原来的“大英帝国”风华不再，被“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所取代，虽然意识形态仍以英国为主导，但“英联邦”在新形势下已然成为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如今英联邦成员包括54个主权国家，英联邦组织通过“联邦首脑会议”、“联邦财政部长会议”等机构对其成员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影响。

“the UK”（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是当今英国的正式称谓，它不同于昔日的“大英帝国”，与当今“英联邦”也是两回事，它指“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即女王治下的英国本土，它是大不列颠王国经过多次改制而成。无论是媒介呈现的“the UK”，还是现实生活的“the UK”，都显得文明有序。

虽然看上去君主立宪的政体依旧，但女王并未给人滥施权力的印象，也很少干涉公众生活，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不高，她偶尔出现在公众视域，也是以平易和蔼的形象在体验市民生活。比如，她与丈夫在曼彻斯特大学戴着墨镜观看3D电影，在幼儿园看望小朋友，在画室里让画家画像等，她那鹰一般坚定的目光和佛一般仁慈的笑容已深入人心，英国的货币、邮票、明信片上都是她的头像。王室其他成员也似乎有这样的习惯，查尔斯夫妇会出现在BBC晚会的看台上，威廉王子会夜宿伦敦街头，体验无家可归者的生活等。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信息时代，平民英雄、草根一族在比特空间很容易受到大众的推崇，王室的神秘感和至高无上的尊贵正与日剧减。

英国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并决定国民的生存状

态。国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国会首领为英国君主。上议院由神职议员和贵族成员组成，一般由指派产生，下议院则由民主选举的人员构成。现代国会再也不是“君临国会”，大部分权力属于下议院，君主仅是象征意义的领袖，上议院的权力也很有限。通过民选产生的下议员与老百姓息息相通，人们在BBC的节目中时常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宫内的议员们在讨论治国方略，街上游行的民众不断将意见传递进去，议员对民众提出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反应。

除了白金汉宫、威敏宫以外，唐宁街10号是英国国民政治生活的又一重要场所，它看上去比附近的白金汉宫、威敏宫要朴素得多，似乎与威斯敏斯特区其他住宅并无二致，以至我打它门前经过也不知道错过了自己要找的唐宁街10号。这里就是媒体频频曝光的英国首相官邸，经下议院选举产生的首相接受女王邀请，与阁僚在此制定政策、会见政要、处理政务，首相还定期前往白金汉宫向女王汇报政事。离唐宁街10号不远的财政部、外务部、国防部等权力机构也各司其职，以它们固有的节奏不急不缓、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尽管英国官员办事刻板，效率不高，但还是比较透明，也比较讲究诚信，这种作风也会影响企业行为，在这种环境中，商业欺诈和假冒伪劣不能大行其道。我记得有一次乘坐地铁，在出发的West Harrow站听到广播里说有的站点临时关闭，其中有我去的St.Paul站，于是我取消了这次出行，但出站时刷卡刷掉了8镑多，我去找管理人员理论，结果他们将6镑多返回到我的卡上。还有一次，我们三人买了去牛津的Megabus车票，我提前半小时到车站，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指点去候车，另两个人按照票上指定的地点去候车，但过了乘车时间我们都没看到车来。我去找票务办公室的人说明情况，他在票上做了批示，我们得以乘坐Oxford tube去牛津。司机开得比较快，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分钟到达牛津，他就故意兜圈子，确保准时到达车站，他说提前一分钟或推迟一分钟都不行，这么守时，难怪我们会错过Megabus。商店大都明码



标价，购物时一般不用讨价还价，在圣诞打折季，商品的折扣也都明确标示，真的比原价低很多，不像国内的一些商家，把价格提高后再打折。圣诞节的第二天，许多商店都打折，购物的顾客排起了长龙，为了控制人数，店家分批让人进去，人们依次购物，不拥挤、不哄抢。

在商店买了东西，回家发现问题都可以退货。在Sainsbury等商场，有许多自动付款机，人们选择好购买的商品后自己在机子上付款，既节省了人工，又培养了公民文明守信的好习惯。

公共场所看不到争先恐后的情景，人们总是把“Excuse me”，“So Sorry”，“Pardon”，“Thanks”挂在嘴边，遵循共同的规则和节奏，也绝少吵闹和打斗。上下电梯时，人们则紧靠右边扶手，把左侧让出来给赶路的人通行。

在银行、邮局办理业务时，人们自觉排在一米线以外，餐厅里刚到的食客总站在门口等候服务员安排座位，公共汽车上也没有抢座位的现象。英国的公共汽车和地铁都设计得很人性，车厢底盘很低，方便婴儿车和老人上下。公共汽车上有专门放行李的区域，提供当天的免费报纸。



Next店门前
排队购物的顾客

公路上也很少抢道的现象，人们遵守左行的规则，在没有自助式人行横道灯的路段，司机看到欲过马路的行人，总是打手势主动让行人先过，行人得到很大的尊重和礼遇，真正体现“行人优先”，也表达了人们对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认同。英国私家车很多，公共汽车大多是容量很大的双层巴士，大多数道路虽不是很宽敞，但很少发生交通事故，这与人们文明开车、有序通行不无关系。

私人住宅没有防盗门窗，人们似乎也不用担心入室盗窃，偶尔在电视里看到劫匪胡作非为，总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大多数公民各尽所能，以相当个性化的方式互不干扰、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生活着。他们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修养，有良好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乡间农妇每天在忙碌之余，也会安排一些时间阅读和写作，她们把阅读和写作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读好书就是与圣人对话，写作是与自己对话，阅读和写作可以让人摆脱孤独、寂寞和低级趣味。

Covent Garden是伦敦文化商贸发达的区域，这里剧场很多：有露天的，也有室内的；有平民的，也有皇家的；有高雅的，也有通俗的……每天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风花雪月。附近还有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就是费孝通曾经就读的学校，经常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有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里的人们浸泡在文字、雕塑、绘画和音乐中，少了许多喧嚣和浮躁。在宏伟庄严、精雕细刻、装饰考究的教堂里，巨幅壁画启发人们思考人类永恒的主题，信徒们喜欢在祷告中净化心灵，在《圣经》



Covent Garden的下沉式露天剧场



故事里反省自身，悠扬舒缓、空灵美妙的唱诗使他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共同的信仰和宗教仪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信徒之间互帮互助，在“上帝”的监督下改恶从善。

英国之所以显得文明有序，是因为这里人口密度不大，不足6000万人分布在2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特别是在苏格兰高地、北爱尔兰沿海和威尔士乡下，简直可以说是“地广人稀”，人与人的距离确保了他们不容易产生摩擦和冲突；相对而言，资源也显得充足，再加上社会福利保障完善，人们的基本生存欲望能够得到满足，激烈的冲突不易引发；另外，政府职能部门、教会和社会团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经常举办活动，能缓和社会矛盾，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精力有地方释放，人心能得到安抚和慰藉；再加上这里环境宜人、公园密布，几乎每个组团都有公园。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只有30万人口，却有100多个公园，人均占有绿地排名欧洲第一，享有“公园城市”的美誉。人们闲时有去处，疲惫的心灵能够得到放松，言谈举止也就显得优雅而从容，具有绅士和淑女风范。

当然，在文明有序的表象下，英国也潜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有的甚至是它的制度所无法克服的，也是上帝力所不能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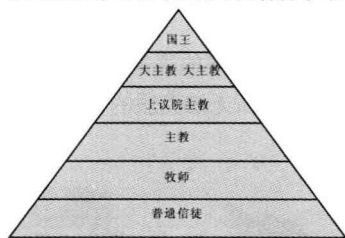
伦敦格林公园一角



伦敦海德公园一瞥

3 英国的社会矛盾

英国社会阶层极其多元化：王公贵胄、大资本家、中产阶级、暴发户、城市平民、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外来人员，还有农场主、庄园主、农牧民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使每一个深入其中的人都免不了名位之烦和人情之累，不尽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悬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王室的繁文缛节绝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再加上宗教的礼仪程序复杂，世俗身份各异的人在共同的信仰体系中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在各色人等中，王室成员与生俱来的高贵使他们享有更多的特权和社会资源。自从威塞克斯国王艾格伯特公元802年继位、公元828年统一七国并建立英格兰、成为英国第一位国王以来，英国的王位传承至今已有将近1300年的历史。此间，森严的等级制度使王室成员之间、王室与百姓之间的冲突从未消停，还曾引发不少宫廷血案和民间起义。当今英国国王同时也是英国国教会(Anglican Church, 圣公会)的最高世俗首领^[1]，不但拥有世俗的最高统治权，还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捍卫者。下一级是由首相提名、女王任命的约克大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再下一级是24位在国会上议院拥有席位的主教。此外还有18位主教，他们管辖着各自的教区，每个



英国国教权力金字塔

[1]罗马天主教廷与英国贵族的利益冲突因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没被批准而激化，1529年亨利八世操纵议会进行宗教改革，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创立英国国教，确认国王为国教最高首领。



主教管区都有一个大教堂（Cathedral），主教管区又分为若干教区（Parish），由牧师（vicar）管辖^[2]，教区内小教堂（Church）遍布，供普通信徒日常祈祷。

英国国教权力金字塔结构（如上图）就这样形成，它与世俗行政权力相互渗透，难分彼此，形成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制。除了国王兼任教会最高首领之外，主教也通过国会参政议政，各级教会组织通过教堂实施对教民的行政管理。宗教的这种世俗化倾向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神职人员更看中政治利益而不是神学和圣德的修养，信徒不能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他们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并多次导致教会的分裂。早在1559年，主张政教分离、彻底清除天主教特征的清教徒（Puritannism，纯洁教派）就脱离英国国教圣公会。他们否认国王在教会中的权威地位，因此受到迫害，除了少部分妥协的长老制清教徒得以在英国存留之外，其余大部分在1620年逃往美国。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充分肯定了克己创新的清教徒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另一次分裂是1744年卫理公会(Methodist)的成立，该派坚持因信得救、政教分离，反对国教圣公会，教徒也曾因此受到迫害而逃到美国，于1893年建立美国卫理公会教会。不过，今天卫理公会教派在英国依然盛行，许多城市都有卫理公会教堂，Harrow就有一座，每周都举办活动，聚集了不少信徒。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座规模很大、装饰独特的卫理公会中心教堂，有气派庄严的礼拜堂和私密的祈祷室，为了吸引青年人入教，教堂还有摇滚乐队以及多媒体等现代化的传教设施。

为了解宗教矛盾，当今英国统治者采取了宽容和怀柔的政策，使得那些异教徒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容身。在伦敦的Adward Road阿拉伯人

[2]与天主教神父不同的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可以结婚，每个牧师还配有副牧师共同管理事务。

聚居区，有一个宏伟的伊斯兰中心，教徒们定期在此集会，朝拜他们的“真主”；在犹太人聚居的Golden Green，也有地道的犹太教堂，信徒们在此念祷《圣经·旧约》、膜拜正宗的基督。当然，与这些被边缘化了的异教相比，英国国教享有无可比拟的特权，不信奉国教的人甚至无权继承王位。

英王的长子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自从1301年英国安茹王朝吞并威尔士以来，英王的长子就被封为威尔士亲王，现任威尔士亲王是年逾62岁的老王储查尔斯。除了“亲王”以外，他还拥有母亲赐封的近40个头衔，比如康沃尔公爵、罗萨西公爵、女王陛下的侍从武官、嘉德勋章的骑士伴随、蓟花勋章^[1]骑士、澳大利亚勋章骑士、加拿大航空预备队名誉团长、英国皇家空军名誉准将等。查尔斯王子每年从康沃尔领地获得地租和商业利润上千万英镑，其在领地内商业活动还不用缴税，政府每年给他的财政补贴数百万英镑，他2010年收入高达1800万英镑，而他的花销却基本由纳税人承担。《泰晤士报》报道，2006年他出访86次，加上国内行程，交通费就高达140万英镑；他一家四口雇有家仆124人，2010年纳税人为其支付薪水630万英镑；卡米拉还是他的同居女友时就耗费纳税人的700多万英镑装修克拉伦斯宫；出访美国时，费用全部由外交部承担，卡米拉定做礼服50件，形象助理3名，随从40余人，一名化妆师每天工资500英镑，一名发型师周薪至少5000英镑。英国媒体惊呼：这简直是在烧纳税人的钱摆阔。舆论使王储夫妇不得不自掏腰包买衣服。王储只进不出的财务状况引起纳税人强烈不满，近年来，查尔斯就收入情况接受议会调查，英国国民认为康沃尔领地应被征税，过去10年领地商业活动免税，少缴税2000万英镑，出售股权查尔斯获利匪浅，少缴税1000万英镑。迫

[1]苏格兰最高荣誉勋章。